

T 5238.08 / 4603

3

古文淵源卷第二十六目錄

齊

高帝

賜張融衣手詔

答劉善明

文答

答蕭景先第

武帝

答謝靈運書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六目錄

齊

高帝

賜張融衣手詔

答劉善明

又答

蕭景先詔

武帝

禁婚葬奢靡詔



勅廬陵王子卿

勅晉安王子懋

豫章王嶷

上世祖啓

竟陵王子良

諫遣臺使疏

陳時政啓

齊孔顓

古文鑄錢均貨議十六日

顧憲之東王縣書

牛埭稅權議序

孔稚圭

上撰定律章表

梁

武帝

詳立條格令

禁祝史祈福詔

檢括封事詔

勅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詔

與謝朓勅

與何點詔

徵何僧手詔

又勅

又勅

輔政上銓序表

邵陵王綸

與湘東王繹書

沈約

宋書良吏傳序

孔羊沈列傳論

恩倖傳論

任昉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文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蕭子顯

南齊書倖臣傳論

陳

文帝

修前代墓詔

徐陵

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

宣示諸求官人書

沈炯

請歸養表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六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齊

蕭道成仕宋值桂陽王休範反出頓新亭以當其鋒還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蒼梧王遇弒道成夜入殿內迎立順帝殺袁粲劉秉遂受宋禪國號齊傳四世自高帝至東昏侯中興二年凡二十四年

高帝

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蘭陵人廟號太祖

賜張融衣手詔

融字思光高帝素愛融即位後手詔賜融衣



數語意致深雋

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
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
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答劉善明

善明平原人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太

祖答

古調清音

省所獻雜語並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
先範纂鏤情識忠欵旣昭淵識肅著當以周旋無忘
聽覽也

古文又答

善明表諫起宣陽門及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帝又

答

謙冲和易見延佇
之忱

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
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
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答蕭景先詔

景先帝從子啓稱上德化之美帝答

命意弘長詞亦近
雅

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
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于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
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武帝

諱躋字宣遠高帝太子廟號世祖

齊

又答蕭景先詔

奢靡詔

二

切中風俗之弊

禁婚葬奢靡詔

未明七年

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瑩域之麗。至班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誇衒。罔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

勅廬陵王子卿

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為荊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

違制度。帝勅之。

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邪。忽作瑇瑁乘具。何意已成。

謹修靡是訓宗藩
第一義故言之惓
惓

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薄裏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

勅晉安王子懋

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未明十一年為雍州刺史。帝勅

以邊略

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勅子真。子懋弟。封建安王。魚繼宗設公愍至鎮。殷公愍。可以公愍為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

以世務為根本片
言居要

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為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覓送。

豫章王嶷

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

上世祖啓

永明四年。富陽人。唐寓之反。嶷上啓。

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天綱弘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欵。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于

大指以敦大易繫
瑣自是薦論

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恃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工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為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况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

紘久欲上啓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畱神思上答

竟陵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中書監太傅司徒揚州刺史

諫遣臺使疏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

使自此公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

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本傳昇明三年

為使持節都督會稽五郡太守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

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

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六朝君臣儀衛中皆有節鼓以朱漆

叙臺使擅威福擾狀吏民之弊曲盡情

閻公徐孚遠曰州郡以郵民為急或承臺符不即優辦乃用臺使替之此等本非良士課公及私為害擾蓋非一端竟陵此表切於治體矣

畫之鉞槩微具鉞即劔也左傳云夾之顧盼左右叱咤以鉞與槩皆儀仗中物

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岡

水逆破岡地名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

江出歙縣玉山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

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

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漢以後官署多謂之寺彊寺猶言大

吏之却攝羣曹開亭正榆楊同便振荆革荆荆杖革鞭也其次

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名

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

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或誑應質作尚方晉刑法志凡減死者

輸作尚方寄繫東冶地名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

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即許附申赦格明日禮

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箠肆情風塵毀

謗隨忿而發及其狃蒜轉積鵝栗漸盈遠則分鬻他

境近則託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

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

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遙外鎮

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

會取正屬所通鑑屬所下有一辦字注謂使者雖多亦當取辦於所屬也徒相疑

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譽少

為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

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

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

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

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

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

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舟優役實為不少兼折

六朝文尚駢麗此
獨簡潔峭勁有裨
氏隱

水心葉適曰觀
此則是時荒民
不減賦也子良
居富貴之地而
論人疾苦能同
其仆起豈可謂
之非仁史言其
勸人為善未嘗
厭倦以此終致
盛名蓋齊世一
人而已

臣英曰六朝論
事之文較之兩
漢則遜其醇茂
若下視唐宋則
猶為簡質耳

姦減竊遠近暫安

陳時政啓

詔折租布二分
取錢子良又啓

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
懷豈敢自達比天旨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
噂啗穀價雖和比室饑嗷縑纊雖賤駢門裸質臣一
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
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哀剋圍
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
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命上

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
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
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惟言益國豈
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
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
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極革相驅尋完者為用既
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
錢帛相半為制未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
退容姦利八屬近縣

八屬建康秣陵丹陽溧
陽永世湖熟江寧句容

陳時政啓

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

孔顛 見史劉俊傳未詳字與爵里

鑄錢均貨議 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

奉朝請孔顛上議

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 魏文侯臣曰糴甚貴傷民甚賤

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

也三吳國之關閩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

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

園府泉法始於周禮而論列體製於此為詳

瑣山丘濬曰自古論錢法多矣惟南齊孔顛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錢之為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為矣况冒禁犯法而盜為之哉然自太府園法以來以銅為錢或為半兩或為

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

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

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

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

錢 武帝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

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 元嘉

中鑄四銖錢輪廓形製與五銖同百姓無利不盜鑄後徐爰顏竣議減錢式由是屢改致有鵝眼縵環之弊

以為宜開置泉府 太公立九府園法泉府其一也方牧貢金大興

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

榆英或為八銖
或為四銖不知
幾變矣而惟漢
之五銖為得其
中也

臣士奇曰自昔
錢法輕則矯之
以重重則矯之
以輕泉貨之通
惟在曰時制宜
耳

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
鑿不鑄大錢也宋世錢無輪廓不磨剪鑿者謂之來
子尤輕薄者謂之苻葉盜鑄者欲以
偽亂真故摩澤緇染始皆類故此則竊效交易之後
效作剪鑿渝變還新良民弗售緇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
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緇染更用反覆生詐循
環起奸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
於民使嚴斷剪鑿此剪鑿則是磨銛小輕破缺無周
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
貧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

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

顧憲之

字士思吳郡吳人豫章內史

牛埭稅權議

宋明六年憲之為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西陵戍主杜

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卽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勅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察卽啓憲之議

尋始立牛埭之意

牛埭堰名用牛挽船因日牛埭。埭徒耐翻

非苟逼僦

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

析理既明言事亦

莫淵鑿五集二十六 九

齊牛埭稅權議

水心葉遠曰西陵四埭有可增之稅郡無所白而或主乞專其私願憲之斥議雖深然終不言杜元懿是不應主論者然則宋齊之間細紀敗壞兵官遂干民政耶抑自江左至魏晉皆然也雖衰世若體統未失民猶可暫安不然雖與王之時百姓無所託命矣觀憲之言司馬遷謂可

施廟廟此等語是也

臣杜訥曰詳陳原委利害較然元懿自應心折

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誼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郡名頻歲失稔，念茲尤饑，去乏從豐，良由饑棘棘急同或徵貨買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虞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

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史記王溫舒為中尉其爪牙吏虎而冠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

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即日不
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
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
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
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
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當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
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
萌。千孽互起。蠶事弭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
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

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
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僞。實由宋季軍
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
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
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
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年月久遠。其事
不存。符旨旣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
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
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

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求興諸暨二縣

名離唐寓之寇擾唐寓之反聚眾桐廬破富陽錢塘害東陽太守蕭宗之公私

殘燼復特彌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

鼓送卹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

興本是堵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泚元懿

今啓敢陳管見世祖從之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山陰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上撰定律章表末明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律章表請付外詳校于是

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九年孔稚圭上表

大意與路溫舒尚德緩刑疏相近

禹脩方岳貢曰江左名流多以簡遠為主不肯親事故當官者不明律例雖有此行亦竟不行者以人情不便學習故也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殯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勅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

臣熙曰律例不一則比附任情不講讀不精則聽斷多枉稚圭一表深合明慎之義叙歲獄冤濫憂令人惻然傷懷

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疑豫章王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立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

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曠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冤於遐外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具獄上府于公

爭之弗能得，乃抱具獄哭於府上。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

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張釋之

定國俱元常文惠績映魏閣。鍾繇字元常，高柔字文惠，俱魏廷尉。今之

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末歲，

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嗤。將恐此書

未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

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

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

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晉太傅鄭冲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河南尹杜預為

之注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

手之相驅，若絃括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雅

時為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

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土國

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

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

梁

齊東昏侯失道，蕭衍奉南康王寶融起兵，雍州克定京邑，已廢寶融自立，國號曰梁，傳四世，自

武帝至敬帝，太平二年，凡五十六年。

武帝

諱衍，字叔達，南蘭陵人，姓蕭氏，與齊同祖，廟號高祖。

意在去奢返樸興
於厥躬史稱武帝
豆羹糲食克儉於
身於此可見

詳立條格令

齊和帝中興二年
令是年四月受禪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末元
失德末元東昏年號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
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
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
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春秋襄
十一年
魏絳和諸戎狄晉
侯賜以金石之樂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
浸以成俗驕艷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
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

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

聖明和帝寶融也末
元三年即皇帝位

厲精

惟始雖曰纘戎

大雅烝民篇
纘戎祖考

殆同剗革且淫費之後

繼以興師鉅橋鹿臺

殷本紀紂厚賦稅以實鹿
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

凋罄

不一孤忝荷大寵

和帝授高祖大司馬
都督中外諸軍事

務在澄清思

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

左傳衛文公
為大帛之冠

俯厲微躬鹿

裘之義

晏子鹿
裘以朝

解而更張斲雕為樸自非可以奉粢

盛修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

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享絕

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眈庶菲食薄

臣正治曰風俗
之原由上制之
欲率先卿士言
則美矣而躬行
未至是以不克
有終也

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

禁祝史祈福詔

天監六年

夫有天下者。義非爲已。凶荒疾厲。兵革水火。有一于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未使災害不及萬姓。俾茲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爲朕祈

儼古人責躬之義
語亦簡當

福以增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奉。

檢括封事詔

大同二年。先是尚書右丞江子

月癸卯
下詔

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鍾過。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如上。尚書可時加檢括。于民有蠹患者。便卽勒停。宜速詳啓。勿致淹緩。

勅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詔

大同七年

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爲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

念切民事。而出以
古腴之辭

洞盡物情言之懇
懇

臣德宜曰墨吏
誅求豪強占奪
皆民害之大者
梁武嚴加禁革
蓋大同之政猶
見精明也

申曰非爲一人萬姓故爾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
傅翼楊阜是故憂憤楊阜魏明帝時少府數諫諍賈誼所以流涕
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供厨帳或供廐庫或遣使命
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爲
遏防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
劫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爲怨酷非止
一事亦頻禁斷猶自未已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
又復公私傅屯邸冶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
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

遂致細民措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
身皆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內止不得輒自立屯
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以供烟爨者悉不
得禁及以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

與謝朓勅

朓字敬冲高祖踐阼徵爲侍中光祿大夫與勅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
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
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
復軌文經武各脩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

求賢若渴如讀白
駒空谷之詩

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
 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
 蘿襲袞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
 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
 兼立表義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
 道黃帝至崆峒問今便復引領雲臺虛已宣室漢文帝于廣成子

宣室召見賈誼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與何點詔點字子皙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應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

敦故舊重隱逸叙
 述疇昔情緒深婉
 儼然光武之待子
 陵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脩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
 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
 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
 踐九等談天人敘古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
 皮弁謁子桓楊彪字文先魏文帝不字子桓帝以彪故漢太尉賜几杖使着鹿皮冠彪辭讓
 不聽竟着布單衣皮弁以見伯况以穀綃見文叔後漢書逸民傳周黨字伯况著
 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文叔光武字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
 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
 禮如舊

何點何胤史謂其
居貞物表縱心塵
外故武帝優詔敦
勸之如此

徵何侑手詔

侑字子季點之弟隱若邪雲門
寺末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
不就世號點爲大山侑爲小山高
祖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
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
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
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
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
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
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

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

意。遲面在近。

侑曰吾年已五十
七何容得有宦情

又勅

果還以侑意奏聞有勅給白衣尚書祿
山陰庫錢月給五萬侑又

不受乃
勅侑

勤懇之情形於簡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縉紳。尠聞好事。吾每
思弘獎其風。未移當辰。興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
導後生。旣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
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
經明行脩。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

遺弟子就東山受學武帝禮賢可謂薦矣

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又勅

比歲學者殊為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
一念此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勅後進有
意向者即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于是遣何子朗

孔壽等六人于東山受學

輔政上銓序表

齊中興二年詔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高

祖上表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

六朝九品中正法類登世族而抑寒

峻故言之獨切

才生于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騫成俗媒孽夸

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

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

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楚辭今之遺之管庫賤士也趙文子相者舉肥

薦管庫之士七十人加以山河梁畢闕輿徵之恩金張許史忘

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謀訛誤詐偽多緒人物

雅俗莫肯畱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脩邊幅

便為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

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

禹脩方岳貢曰江左門族故有階限至於齊末益以資序淆亂造請良多武帝此表而清明之

臣廷敬曰自九品之法行而澆競成風浸假日甚所謂上品無單門下品鮮貴族也此表足以矯正其失

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貞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于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華。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涖。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皂隸而見抑。四凶弱

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論衡曰昔周

年老髮白。涕泣于途者。或問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晉臣興漁

獵之歎。晉臣雍季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焚藪而田。明年無獸。詐偽之道。今雖偷可。後將無復。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于斯為甚。臣總司內

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詔依高祖表施行。

簡文帝

諱綱字世纘昭明太子母弟封晉安王
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立為皇太子

請賀琛奉述毛詩義表

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紹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為陳徐陳俠徐敖雅頌膏肓匪一燕韓韓嬰燕人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鄭康成徒逢箋釋南郡太守馬融空為異序庶令中和未播碩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答徐摛

摛字士秀東海鄒人太宗初為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後除太子左衛率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禪聖政以此慙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泥訾粟斯容與自憙亦復言義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嘆

史稱綸聰警有才
學忠孝獨存觀此
書信矣

邵陵王綸

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司
空都督中外諸軍事

與湘東王繹書

時元帝圍河東王譽于長沙
既久內外斷絕綸聞其急欲
往救之為軍糧不能繼遂止乃與書

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為
國政實亦家風惟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
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為貴况天時地利不及人和
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
陵長世祖遣使至譽所督其糧衆譽不從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
遇亂兵斃於行陣世祖遣世子方等征譽至麻溪敗死殞于吳局地方

臣乾學曰使湘
東能用邵陵之
言合諸藩之力
以控制上流則
關中之甲必不
敢動舊京收復
之後亦何至遂
移於陳氏也惜
哉

此非冤聞問號怛惟增摧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
在州所居遙隔太寶元年綸至郢州南
平王恪上綸為都督雖知其狀未
喻所然及届此藩備加覲訪咸云譽應接多替兵糧
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所
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牆與
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
流噂喅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
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强天讐未雪余
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惟應剖心嘗

臣英曰意在捐
骨肉之忿合兵
力以誅侯景而
雪國耻其言故
為可採

○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
○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將○奈○國
○寃○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大○小○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
○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
○譽○昭○明○太○子○統○之○將○非○揚○湯○止○沸○吞○水○療○寒○若○以○譽
○子○于○世○祖○為○猶○子○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
○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
○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
○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

軍

景高歡將歡死降梁已復

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為

○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為○代○景○行○師○景
○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効○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

○小○豎○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為○名○號

尋陽王大心以莊鐵

為豫章內史鐵至郡即

當陽有事充掣殊廢備境

尋陽

王大心初封當陽公莊鐵反大心令

第聞征伐復致

○分○兵○便○是○自○於○瓜○州

洲名

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

○師○侯○景○卒○承○虛○藉○豐○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
○難○救○可○為○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

湖名即禹貢九江

兵戈不戢。雍州疑迫。何以自安。舉弟譽為必引進魏

軍以求形援。後譽果引魏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

痛腫直置關中已為咽氣。况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

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

藉風謠。博叅物論。咸以為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

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

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

負戈。衝冠裂眦。咸欲剗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

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霸當代。惟

德惟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

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讟。其間患難。具如所

陳。斯理皎然。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

間關險道。出自東川。太清二年。綸入赴援。直指鍾山。敗還京口。三年入援。臺城陷。奔

禹穴。大寶元年。至郢州。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

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泝流更上。鄱陽王範為安北將

軍合州刺史。京城不守。範棄合肥。泝流西上。全由餽饋。懸斷卒食。半菽阻

以菜色。無因進取。範至湓城。商旅不通。數萬餓死。侯景方

延假息。復緩誅刑。倍增號憤。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

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惟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慊望。惟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汨川即汨羅江在長沙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為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

沈約

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特進光祿侍中。少傳。建昌縣侯。

宋書良吏傳序

論宋吏治得失。却本奢儉。以立說。亦探源之識也。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畱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武帝紀。上清簡。寡欲。未常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左右無幸謁之私。閨門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文帝元嘉三年。遣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荆州刺。命將動師。經略司充。七年。遣右將軍到彥之。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北。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

水心葉適曰晉
宋以前至於堯
舜居官無代但
不為民計者更
易頻耳故沈約
稱宋文帝守宰
以六期為斷雖
沒世不徙未及
曩時而民有所
係吏無苟得止
言非六期不得
去亦不言及六
期便當代也

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
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
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
死溝渠于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
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
南侵魏寇汝南諸郡遣寧朔將軍王玄戎役大起傾
資埽蓄猶有未供于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
于孝建世祖孝武帝年號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
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

臣杜訥曰守宰
頻易則民生多
擾詐偽且日滋
矣故篇中諄復
及之

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
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晉孝武太元二十
一年造清暑殿
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
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
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
殿雕欒綺節珠牕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
不供其欲殫民命未快其心太宗明繼祚彌篤浮侈
恩不恤下以至橫流莅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
席不暇暖蒲密之化子路治蒲卓茂治密事未易階豈徒吏不

以常平積穀為扶
災利農之本有裨
民瘼

及古民偽于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
迹粗著者以為良吏篇云

孔羊沈列傳論

史臣曰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水經注昔馬文遠積石為

塘達於象浦建金西括邛山漢書地理志蜀郡臨邛縣注應邵曰邛水出嚴

道邛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漢

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

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元熙當作義熙

晉書安帝義熙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馬休之
舉兵貳於劉裕裕帥師討之三月戰於江津休之敗

奔襄陽五月休至於元嘉末元嘉宋文帝年號三十有九載

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

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

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漢書地理志云丹陽郡故鄣郡也武帝元

封二年更名為丹陽屬揚州會稽郡秦置景帝四年屬揚州自晉氏遷流迄於太

元之世太元晉孝武帝年號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

宴如也及孫恩寇亂孫恩之亂事在晉安帝隆安中元興元年臨海太守辛景擊破

之恩赴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大明宋孝武帝年號年

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

卧子陳子龍曰
此蓋常平之議
宜入食貨志而
著此者以江夏
王屯田博采公
卿之論在孔季
恭傳中也

...

臣廷敬曰荆揚
沃衍然其民取
給朝夕而少蓄
積無以禦災自
漢時已然矣常
平之行亦須人
法兩得後能盡
其利耳

言情事皆曲折盡
意文亦華實相副

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

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漢書顏師古注曰鄠屬扶風杜

屬京兆不能比也荆域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

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

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巨歲從務無或一日非

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成出於此

穰歲糶賤糶賤則稼苦饑年糶貴糶貴則商倍常平

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二年東土潦漫宋書文帝元嘉十二年六

月丹陽淮南吳興義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

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

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

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漢宣帝紀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應邵曰壽昌奏令邊郡穀賤時增價而糶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興

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優

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恩倖傳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
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

水心葉造曰思
倖序稱魏立九
品蓋論人材優
劣非為世族高
卑歲月遷訛斯
風漸萬凡厥衣
冠莫非二品自
此以還遂成早
庶周漢之道以
智役愚臺隸叅
差用成等級魏
晉以來以貴役
賤士庶之科較
然有辨自劉毅
衛瓘李重論中
正至約盡之矣
此魏晉江左大
事也不然則戴
法興徐爰阮佃
夫輩皆士大夫
之選豈得尚為
佞倖耶

去為殷相

呂望初屠牛于朝歌市後釣魚于渭濱非
傅說代胥靡刑人版築于傅巖之野

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馭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

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

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胡廣字伯始少孤貧親執家
苦後為僕射司空黃憲字叔

度世貧賤父為牛
鑿天下號曰徵君

且任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

貂見崇西漢

金日磾張安世子孫累世貴寵珥
侍中貂七葉自武帝至平帝也

而侍

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

殿下

朔傳官不過侍郎位不過
執戟此云黃門侍郎誤

郡縣掾史並出豪家

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

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

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

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

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日

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

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

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

等級

左傳與臣
隸僕臣臺

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

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

闡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泰始宋明帝年號空

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通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

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歸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讒人隱在君側猶社

鼠不薰也戰國策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

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鐵鉞瘡痍構於牀第之曲第側里切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

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許皇后史良娣家勢傾天下晉王

愷石崇富擬王者按文選作王石宋書作王庾謂王導庾亮子弟恩寵特盛當從宋書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惛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

求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剝民忘宋德雖非一途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

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策問三事阜民化
俗納言皆切會治
理文亦瞻美而有
逆韻

禹脩方岳貢曰
梁祖初政思弘
道化策問三事
皆仰見素懷弗
緣雕飾

臣熈曰策士語
貴在明切駢詞
儷句蕭梁習尚
使然而藻采紛
披寓言清雋自
極文人之致

任昉 字彥昇樂安博昌人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天監武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樊鄧地名商郊紂都

紂之于因藉時來乘此歷運當展末念猶懷慙德 天子當展

而立展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

餘斲雕剗方經綸草昧 漢書漢興破觚而為圓斲採

三王之禮冠履簞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 周禮曰

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

則國用靡資 國語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

每時入芻橐歲課田租 漢舊儀曰民田租芻橐以給經用愀然疚懷

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 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泣則一堂之

人皆不樂故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

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

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

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墻面 漢書曰九流有

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

農家流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

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

曰六書六曰九數百家謂諸子凡雖一日萬幾早朝

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舉其大數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

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上

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

猶化齊風韓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公患之謂左右曰甚惡紫臭于是郎中莫衣紫三

日境內皆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韓子鄒君好長纓左

莫衣紫也之因先斷其纓而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

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葉公好龍室

龍于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

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

也好夫似龍輜緇薄丁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

業十室而九鳴鳥茂聞子衿不作輜輶車也青紫貴

服如車載之多取之易如拾地草鳴鳥鳳也子衿學校也弘獎之路斯既然矣猶

其寂寞應有良規寂寞言未見功效也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輳闕下多

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輻輳如衆輻之集于轂也青蒲天子內庭也以

青色規地諫者伏其上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

古虛受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

失旨轉徙朔方後漢蔡邕上疏睚眦有違論輸左校

後漢書李膺坐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長之

道別有未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晉尚書令建興縣公卞壺死蘇峻之

難二子珍盱同時見害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諡忠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

叙先世忠孝有斐焉之思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脩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

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忠謂壺孝謂珍盱名教同悲。

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

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

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

臣鴻緒曰自叙淪塞處惻然動人

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傳死王事加二等樵蘇之刑。

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

奉啓以聞。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助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

居喪盡禮續遭母憂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為不生齊明帝為太傅起為建武將軍

驃騎記室再三固辭

助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

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為

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

文生於情不須貴飾自然雅健

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醑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閭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詩。孝子不匱。求錫爾類。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明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蕭子顯

字景陽。蘭陵人。齊豫章王嶷第八子也。七歲封寧都縣侯。以王子例拜給事中。累官吏部尚書侍中。出為仁威將軍。吳興太守。

摹寫情況入微前代多用宦寺典兵故言之尤切

南齊書倖臣傳論

史臣曰。中世以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

書八座五曹。

晉書。蔡謨為尚書。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續漢志。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縉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

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

夫環纓斂芻。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陪蘭檻而高

盼。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

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惡

人居。如入鮑魚之肆。

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

臣乾學曰。省郎密邇禁闈。出納王命。晉宋盛時。以謹慎寒門。及文學知名者。充其選。流品既清。邪佞自絕。可為後法。

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
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
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
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綺張衡西京賦武庫禁
兵記在蘭綺羽林精卒鄭氏通志漢武帝置羽林騎師古曰如羽之疾如林之多
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式侯還麾西京雜記漢朝輿駕式道侯六
遮迤清道神行案轡督察來往馳騫輦轂驅役分部
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
役行畱之儀請託在手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

亡長戍遠謫軍有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兒害政傷
民於此爲蠹况乎主幼時昏其爲讒慝亦何可勝紀
也

陳侯景陷臺城梁元帝遣王僧辨與陳霸先共平

侯景元帝遇害霸先與僧辨共立敬帝貞陽侯
淵明自齊入僧辨納之霸先襲殺僧辨已廢帝
自立國號曰陳傳五世自武帝至後主禎明三
年凡三十三年

文帝諱蒨字子華武帝兄始興昭烈王
子初封臨川王武帝崩入纂大統

脩前代墓詔天嘉六年

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

曠念忠烈加恩丘
墓藹然仁厚之音

閻公徐孚遠曰
侯景之亂丘墓
皆殘文帝此舉
可稱盛德

臣士奇曰天嘉
初陳人葬梁元
帝細目書之予
厚也至是詔前
代侯王自古忠
烈咸脩其墓仁
厚之至矣

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
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
若其經綸王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
落丘山變移陵谷咸皆剪伐莫不侵殘玉盃得於民
間漢武故事鄴縣有人貨玉盃推問乃茂陵中物也漆簡傳於世載晉太康元年盜
發魏襄王塚得漆書蝌蚪文字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燕昭墓前
華表自大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
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車駕巡游眇瞻河雒之
路故喬山之祀黃帝葬蘋藻弗虧驪山之墳始皇葬

松柏恒守唯戚藩舊壠士子故塋掩瑾未周樵牧猶
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
畱連於無忌高祖為魏公子無忌置守塚五家宋祖惆悵於子房宋
帝下教脩張良廟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
日思尉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
後者可檢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
稱朕意焉

徐陵

字孝穆東海郟人侍中安右將軍中書監太子詹事建昌縣開國侯

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

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

駢偶之文緯以經史故麗而有則

水心葉造曰徐陵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被之南北家藏其本遂為南北所宗陸機任勝不能逮也自唐及本朝慶曆以前皆用其體變滅不盡者猶為西六朝廷制命既遵行之不復可改矣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堯帝嚳子初封唐侯居代惟賢

終纂高皇之祚漢文帝初封代王無為稱於革鳥漢文帝足履革鳥

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前古至如金行重

作源出東莞晉瑯琊王伯宣帝子初封東莞郡王元帝伯宣之子炎運猶昌

枝分南頓光武父為南頓令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非才子於顓頊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莫不因

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助華鳴

讓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先彰元

后路史神農氏戴玉理注玉理一作玉勝孝經援神契黃帝日角而連珠衡神祇所命非

惟太室之祥左傳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祈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埋璧於太室

之庭使五人圖牒斯歸何止堯門之瑞鉤弋任身十月命其門曰堯母門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命立之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

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

萬幾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老子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

亦大王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

自無妄為象謂侯景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墜嶙

頭鐵額蚩尤兄弟興暴皇年封豨脩蛇行災中國靈

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

冤將報天賜黃鳥之旗

任昉宣德太后令白羽一國

害宜誅神奉玄狐之錄

黃帝伐蚩尤夢西王母遣道人衣玄狐裘以符授之尅

李軼於河津

李軼搆殺光武兄縯光武設反間于朱鮪刺殺之征陶謙於海

岱

陶謙害魏武父嵩魏武既破滕公擁樹雄氣方嚴

漢王兵敗欲棄孝惠魯元滕公常收載之面擁樹乃馳

張繡交兵風神彌勇

三年曹操破張繡

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霆如雷

非貌非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

大寶三年王僧辨等平侯景傳首江陵

既挂膽於西州

姜維死時剖膽如斗大方燃臍於東市

市守尸吏以火炷致卓臍中以爲燈

蚩尤三豕黃帝禽殺蚩尤于涿鹿之野豕在壽張縣闕鄉

城寧謂嚴誅王莽千剗非云明罰

莽傳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鬻分

青羌赤狄同昇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

左傳潘黨曰君盍收

晉尸以爲京觀

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悒悒方承多福自

氤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

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

星躔東井時破嶠潼

漢王入關五星聚于東井雷震南陽初平尋

邑光武起南陽破莽將王尋王邑

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

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

似蓋晨映姚鄉

孝經援神契舜生於姚墟甘露如珠朝垂原寢

臣杜訥曰典贍
之中別有深情
愷致祗見逸氣
橫流絕無排比
之迹

十七年甘露芝房感德咸出銅池漢武帝元封二年

降於原陵樹芝房莫莢伺辰無勞銀箭堯時生莫莢重以東漸按朔望開落玄

菟郡名西踰白狼西南夷國名高柳生風扶桑銜日高柳邊邑名淮

南子日出於陽谷拂於扶桑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

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跼萼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

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諮詢天官斟酌繁昌魏文帝受禪于

繁昌經營高邑光武即位於鄗改為高邑宗王啓霸非勞陽武之侯

漢宣入繼昭帝先封陽武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文帝自代入舍長安

邸代正應揚龍旂以饗帝仰鳳辰以承天歷數在躬疇

咨為讓去月二十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

聖旨謙冲為而弗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隗囂傳王

元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愚謂大庭少昊非

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猶署明堂漢武

帝作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桓帝幸南陽孫騰請

於泰山下六年改春陵何必西瞻虎踞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乃建王宮

為章陵縣南望牛頭山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既錫蒼玉無

陳乃棫樸之愆期非包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

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圓

卧子陳子龍曰
孝穆以前時出
使京邑之陷湘
東有當辭之望
故奉表勸進未
段自述奉使情
事懇切

丘奏。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

之。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列子堯讓天下高謝于石戶之農

君臨。徒引箕山之客。謂許由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

人之不仁。率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

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况臣等顯奉

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出禮記謂朝聘但以圭璋為瑞無幣帛也通聘

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蘇秦約六國盟于漳水之上加牢貶館

隨世汗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

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間內。殿事絕耿

弇之恩。光武居邯鄲宮晝臥耿弇請間言不可罷兵光武大悅封奏邊城私等

劉琨之哭。劉琨為并州刺史上表勸進元帝不勝區區之志。謹拜表

以聞。

宣示諸求官人書。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陵以梁末選授多失其所於

是提舉綱維綜核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誼競不已者陵乃為書宣示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

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僧辨

接荆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

紛雜未定之時。陳高祖年號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

意在澄叙官方文
亦簡而有韻

耕道尹起華曰
徐陵可謂善其
職矣陳世為吏
部尚書者徐陵
孔奐皆其人也

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
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命員外常侍。路
上比肩。諮議叅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
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
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
軍。亦為卿相。此不喻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
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
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
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

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

邪。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人

時論比之毛玠。按文章之變。質文遷換。日趨煩縟。

馬揚開其源。班蔡決其波。浸淫至於徐庾。可云極其

變而無以加矣。然猶派衍有唐之世。王駱燕許。無非

駢偶。直至中葉。韓柳諸公。始討論六經舊文。去其綺

靡。其返而之於質也。不亦難哉。姚思廉陳書。稱徐陵

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後人尚以為篤論。而

令狐德棻作史。直斥庾信。淫放輕險。為詞賦之罪人。

不知徐庾之文。窮形寫態。亦一時絕調。風會實然。德

棻之言過矣。今於徐庾駢體。多從別錄。特存一二。

沈炯

字初明。吳興武康人。梁御史中丞。

請歸養表

高祖受禪。炯以母老。表請歸

詞婉而意迫詩曰
將母來諗此亦庶
幾風人之言

臣乾學曰上下
曲體恩義兩全
堂陞之間藹然
家人父子一時
盛事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
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昌危履險自死輕
生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侯景東
奔至吳
郡獲炯妻虞氏子行簡並殺
之炯弟携其母逃而獲免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
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
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惟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
煢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清所
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欵頻冒宸鑒非
敢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

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

居彝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綢繆

始許哀放謂高祖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

廣求明哲趨起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

日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

心煎切彌迫近時悽悽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

哲聰明嗣興下武刑於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

歸惟辰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

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詔答曰省
表具懷卿

譽馳咸雅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理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園解紱東路當命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覩朝榮不虧家理尋勅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乃迎炯母養省中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六

終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七目錄

北魏

太武帝

北辟召賢良詔日臨

頒制詔詠喪詔

文成帝

遣使巡行詔疏

孝文帝

條禁州牧詔

決遣民獄詔

復靈丘租調詔

免租算詔

文求直言詔

文明太后喪服詔

答有司卜祥日詔

大孟月廟祀詔

北齊徵王肅詔

古文與彭城王勰書

任城王澄

諫高祖幸豫州表

請修繕國學奏

北海王詳典辭表

定律令奏

元暉書面陳舊制疏

韓論御史巡行疏

張普惠表

與任城王澄奏記

韓麒麟

陳時務表

韓顯宗

上時事書

孫惠蔚

請收校典籍表

崔光

答宣武帝鷄異表

災異表

甄琛

請弛鹽禁表

邢巒

再上伐梁表

高謙之

請復縣令面陳舊制疏

高祖文

再上外架

清風盤禁表

理經表

御選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七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七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拓跋氏奄宅幽方服勤晉室傳至道武乘後

燕之衰蠶食并冀以次併吞諸國至宋文帝

元嘉二十一年天下中分為南北朝國號曰魏

傳十二世至孝武帝西遷分東西又歷三世自

道武帝至恭帝四年凡一百七十一年

太武帝諱燾姓拓跋氏明元
帝長子道武帝孫
延和元年

平粹之音不為覈急

臣熙曰叙賢良出處不同語極韶秀以禮申論進退任之想見虛心大度

朕除偽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緝熙治道故詔州郡搜揚隱逸進舉賢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為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棲棲遑遑負鼎俎而自達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雖好尚不同濟時一也諸名人皆當以禮申論任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揚失旨豈復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後各令鄉閭推舉守宰但宣朕虛心求賢之意既至當待以不次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聞知策二十

森然尺度之文亦復機神流暢

臣正治曰令行禁止為其能定於一而民聽不惑也太武此詔識治體矣

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盡力三時黔首之所克濟各修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為治越職侵局有紊綱紀上無定令民知何從自今以後亡匿避難羈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者誅及宗族鄰伍相助與同罪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哀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

頒制詔

太延元年

遣使之辭如此詳括殆非具文

富督貧。避彊侵弱。太守覆檢能否。覈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考優劣。抑退姦吏。升進貞良。歲盡舉課。上臺牧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恩化。奉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乎。

文成帝

諱濬景穆帝長子大武帝孫

遣使巡行詔

太安元年

夫爲治者。因宜以設官。舉賢以任職。故上下和平。民無怨謗。若官非其人。姦邪在位。則政教陵遲。至於凋薄。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

臣德宜曰先王遣使必周諮疾苦非若漢武直指使徒以擊斷立威也此猶得省方觀民遺意

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徭役不時。廢於力也。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褐。則聚斂煩數。匱於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綏導無方。疎於恩也。盜賊公行。劫奪不息。則威禁不設。失於刑也。衆謗並興。大小嗟怨。善人隱伏。佞邪當途。則爲法混雜。昏於政也。諸如此比。黜而戮之。善於政者。褒而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聽詣使告狀。使者檢治。若信清能。衆所稱美。誣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財。斷察不平。聽詣公車上訴。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爲吏

姦暴及爲盜賊各具以名上其容隱者以所匿之罪罪之

孝文帝

諱宏獻文帝長子

條禁州牧詔

太和二年

意在禁防而辭多冲挹要當使牧守內愧華心不專以法令相迫也

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令盜賊並興侵劫滋甚姦宄之聲屢聞朕聽朕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藩

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即此詔之意

翰羣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世有司明爲條禁稱朕意焉

太和四年

太和四年

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復靈丘租調詔

太和六年

語樸而摯

有勤恤之實心故
能有巧貸之實政
非汎然仁心仁聞
也

刊煩華存簡實兩
言已得體要

靈丘郡土既褊瘠。又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

往年巡行。見其勞悴。可復民租。調十五年。是月又復

調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

征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甚愍之。其復常調三年。

朕以寡薄。政缺平和。不能仰緝緯象。蠲茲六沴。去秋

淫雨。洪水為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

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

無謂也。魏文侯見反裘負芻者。問其故。曰。愛其

督未入。及將來租算。一以巧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

來穰。稱朕意焉。

求直言詔 太和八年

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

興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已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

以諫鼓置於堯世。謗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

類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布遐風。

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

闕。中旨雖宣。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遠遵古典。班制俸

祿。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情。

臣乾學曰孝文帝虛已求言幾於建朝設鐸之美而省煩文崇簡實尤得求治之要

求諫者無因自達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

文明太后喪服詔

魏氏喪禮悉依漢魏既葬公除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太尉不等請依成制帝別問尚書游

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不敢闔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

十日受服

吉禮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

甄其貝羣

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

吉知

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

公

之於至親乎今朕逼於遺冊唯望至期雖

不盡禮

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

羣臣又言

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

敬今昊天降罰

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李彪曰今雖

治化清晏然

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

公帶經從戎

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况衰麻乎豈可於

人有諒陰終喪者若不許服衰服則當除

其言惻怛可以興起

哀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不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大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禮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况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帝遂下詔

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卽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尅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

下故於朕之授服變從練以下復爲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哀痛彌深

答有司卜祥日詔

太和十五年九月有司上言求卜祥日帝下詔

便及此期覽已摧絕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後世失其義筮曰未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未慕之心今將屈禮厲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未往言增崩裂

卜祥而筮永吉似非禮意此能折衷至當

斟酌古今可垂禮
典文亦有淵穆之
氣

臣廷敬曰四時
之祭諸書所載
不一如傳曰始
殺而嘗在建酉
之月閉蟄而烝
在建亥之月是
也此詔頗有定
識

情文嫺雅濃至可
感可誦

教先宗族王化之
原彭城親賢無慚
德舉

孟月廟祀詔 太和十六年

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
邑之君祀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况七廟之重
而用中節者哉自頃蒸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
遠式以此孟月牲禘於太廟王制天子牲禘牲特同
言春禘各於其廟不合
祭也但朝典初改眾務殷湊無遑齋潔遂及於今又接
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
太常令尅日以聞

徵王肅詔 肅為豫州刺史善於撫綏治
有聲稱高祖手詔徵入朝

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
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勅

與彭城王勰書 勰除中書監高祖至豫州為
家人書於勰令專主宗制糾

舉非
違

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
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
器實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冲遜難違清挹荏苒至
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
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

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為恨也。

任城王澄

字道鎮。父康王雲。北魏景穆皇帝子也。澄襲封。歷輔世宗。肅宗。遷司空。侍

中尚書令

諫高祖幸豫州

齊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帝引羣臣議之。澄上諫

有敦樸之質。無枝蔓之辭。

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甌石之儲。齊人名小甕為甌。甌而受二石。使怨苦。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武王伐紂。前歌後舞。

臣英曰。詞尚簡潔。而鏗然餘韻。溢於行墨之表。

言禪教典情自纏綿

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百堵皆興。謂新遷亡人。當作室也。俶載。南畝。謂入春當東作也。二語皆詩語也。俶始也。昌六反。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穎實。穎禾實繁。而垂末也。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沔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為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盤庚將遷。殷民不樂。遷作盤庚。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誅。由庚。小雅篇名。言萬物得由其道也。輯寧新邑。惠康億兆。請修繕國學奏。

臣叅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

臣士奇曰皇宗之學所以端範四門之教所以求賢北魏自劉元海倡亂以來不修此制久矣孝文志興禮樂而國學未建任城於世宗時言之尚不失為老成典型

恒代親習皇宗熟觀秘序庭無闕日臣每侍坐先帝未常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宮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晏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為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勅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表上詔曰

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宜修立

北海王詳

字季豫獻文皇帝子太和九年封歷侍中錄尚書事太傅司徒

定律令奏

竊惟姦劫難除為蠹日久羣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為用猶陷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名為治本整綱提日政之大要謹尋奪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為偷或揭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

課吏自當以公清為重此奏得之

臣杜訥曰漢作見知沉命法而盜轉甚何若賴川渤海為能格奸耶詳言得失在人諒哉

遣使巡行公私煩擾誠不若委任牧

守慎選而嚴課之為得也

臣熙曰甚言巡省之弊且謂御史宜簡宿官經事之人可稱清言舉要

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霸○龔○遂○變○風○不○由○削○祿○張○敞○趙○廣○漢○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更○法○令○削○黜○羣○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厲○已○公○清○賞○有○常○典○風○謠○黷○賄○案○為○考○第○

元暉

字景襲父城陽公忠昭成皇帝五世孫也肅宗徵為尚書左僕射諡文憲

論御史巡行疏

臣聞治人之本實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

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暫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又御史之職鷹鷂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

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
慎者爲之

張普惠

字洪賑常山人任城王澄啓爲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領右將軍涼州

刺史

與任城王澄奏記

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因

奏記

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
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
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

稱古昔引經義嚴毅之論典確之文

臣正治曰引經據典詳而有體豈非湛深經術之士

斷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以日月禮大練之日
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
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
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旣不與疑無宴
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
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
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旣
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
於射爲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

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周禮凡射諸侯以狸首爲節。宣矍相之令。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

豈非其新節也
引五命曰矍相

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

韓麒麟

昌黎棘城人。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陳時務表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上表。

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厲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

此表可以厚生。可以維俗。古今通義也。

臣德宜曰豫蓄
民食惟有重農
禁奢為開源節
流之要若饑至
而後圖之朱熹
所云賑荒無奇
策也

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况於今者
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
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
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味日憂勤思恤民敝雖帝
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菽以為喻上垂覆載之
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不恤其
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誇遂成侈俗車服
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
衽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裘農夫舖糟糠蠶婦乏短褐

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貨寶盈於
市里家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
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
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
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
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
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
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事或遭天災恐供給
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以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

切於事理言雖多而不覺其長

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韓顯宗

字茂親麒麟子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兼中書侍郎歷廣陽王

諮議參軍

上時事書

孝文既定遷都顯宗上書

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閒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為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陝高

年資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况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為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大者也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余如歸又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

臣廷敬曰封事
之文以宣治體
而達民瘼無取
華靡也此書猶
有樸直之風

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
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
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
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
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
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不坐垂堂况
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闈闔之內者豈以爲
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檠之
或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

息伏願少垂察省又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
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
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
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
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
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
儔聖皇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侑自墜於
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稱其所以
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

臣乾學曰世族
有家學而孤貧
多廢業以門望
取才猶不失裳
華世祿之義乃
概冒孝秀之名
相沿成習則妨
賢倖進流弊滋
多矣欲求貢選
得人其在慎擇
中正與

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治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卽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而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孝文年號多坐盜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

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臯陶謨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

臣英曰意在區
別四民使伎作
不與士類同處
其法本諸管子
亦漸磨風俗之
一術而行文特
爽駿有致

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
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
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
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令童胤
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
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
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
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
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

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
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其
與膏梁華望接閣連薨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
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
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闕盛美書上孝文善之嘗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况古人左馬之徒固自遼濶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

孫惠蔚

字叔炳武邑武遂人國子祭酒秘書監平東將軍濟州刺史光祿大夫

請收校典籍表

惠蔚世宗初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既入東觀見典籍未

言似緩而實切未
可以踈濶目之

周乃
上疏

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
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賁卦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秘籍。乃承天
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
易良。禮樂之道。爰彖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
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
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
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樂泯絕。漢興求訪。

臣士奇曰六經
為綱百氏為目
搜求務廣校考
務精叙次詳贍
中具悉原委欲
令殘闕畢備甲
乙更新惠蔚方
不愧於觀閣之
職

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
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猶重典墳。收亡
聚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
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
立。而慈造曲草。厠班秘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
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
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
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
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

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未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紀浩博諸子紛綸部秩旣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

崔光

一名孝伯字長仁東清河郟人歷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答宣武帝鷄異表

正始元年夏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鷄光時爲太

常卿詔以問光光表答

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

明確無浮響故當使人傾耳

鷓鴣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

輅軫廐名將謂率領其羣也距

鷄附足骨鬪則用之

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鷓鴣伏子漸化

爲雄冠距鳴將求光中有獻雄鷄生角劉向以爲鷄

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人

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

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鷓鴣欲化爲雄

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

曰貌之不恭則有鷄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

象也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

闇公徐孚遠曰長仁在北博悉弘雅所對災異皆有據義

臣杜訥曰春秋紀災異而不言事應誠有深意此本漢五行志立說亦鑿鑿動人

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頭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鷄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

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

君房石比顯字

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

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

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

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未切

諫之時。

史稱谷未善言災異所上四十餘事

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

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

敝，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

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畱聰明之鑒，警天

質實良具至理不以字句見長

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正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表上世宗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伏法於是禮光愈重

災異表

正始二年八月

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按其形卽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菌地蕈之小者又云朝菌不

臣乾學曰禁符瑞却貢獻非止謙讓明於理者要當如是也此奏與歐陽獲麟之解並稱卓論

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字崇麗霜霰弗加霑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徵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太戊時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而修德殷道復興雉集鼎武丁用熙武丁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雉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自此鳴鵲巢於廟殿梟鵬鳴於宮寢

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誠且東南未
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瘁莫此之
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
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疆朝御之膳
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
於山岳。

甄琛

字思伯中山無極人
侍中車騎將軍特進

請弛鹽禁表

弛禁固為善政第
須有實心實惠及

民始為無弊耳

穀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
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
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
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
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
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
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
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
醢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

致堂胡寅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指之民則繼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璵山丘濬曰鹽之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要必於可禁不可禁之間隨地立法因時制宜必使下不至傷民上不至於損官民用足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

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為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偽弊相承仍崇關鄜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

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

亶父周太王名碩

鼠以受財失衆

詩魏風篇名刺重斂也

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

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

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災况府

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

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

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

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

詔付八座議司徒彭城王勰尚書邢巒等奏先朝商校大小典復鹽禁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

洞晰利害如聚米
如借箸似趙營平
屯邊諸疏

臣廷敬曰古戒
驕兵中山狃於
一勝而欲懸軍
深入鍾離之敗
戀固先見其機
矣

不如法遂令細民嗟怨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
非與之者有謬今而罷之懼失前旨詔曰司鹽之稅
乃自古通典然與制利下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民益
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
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壅尚書嚴為禁豪彊之制也

邢巒

字洪賓河間鄭人仕魏累官至散騎常
侍征南將軍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

再上伐梁表

時梁師進侵徐兗巒率兵敗走
之正始三年詔巒乘勝進取巒

上表宜蓄力待機詔
催進軍巒又表曰

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

巒破梁將
桓和藍懷

恭等平徐
兗二州

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

能尅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

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

以待其來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

離實所未解

中山王英敗梁軍於淮南臨川王
宏等棄梁城東走英進攻鍾離

若能

為得失之計

謂或得或
失不可必

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

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

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圖城者臣

未之前聞

英期以八十日糧
取鍾離故巒云然

且廣陵任城可為前戒

正始元年任城王澄攻鍾離會大雨淮
水暴漲澄引還壽陽狼狽失亡四千人豈容今者復

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

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敝苦遣臣赴彼糧何以
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
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
所具謂朝之貴臣所具知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
尅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
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
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
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
難何容強造遂召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
共圍鍾離明年寶寅英自鍾離敗還除

名為民

高謙之

字道讓渤海蓆人
鑄錢都將長史

請復縣令面陳舊制疏

謙之為河陰令有能
名舊制畿縣令得面

陳得失時佞幸之
徒奏罷之乃上疏

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
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
媾縲紲所及舉日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
心盜憎主人怨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
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

為畿縣令不可少
此風裁足使權貴
斂手避之

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肅宗詔報曰。此啓深會朕意。付外量聞。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七

終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八目錄

北齊 王事南門奠桂夫

邢邵 平襟襟夫

與請建明堂太學疏

杜弼 陳太師於六朝詩書

蘇爲東魏移梁朝檄

北周 王事南門奠桂夫

武帝 平襟襟夫

停徵發詔 與請

毀露寢諸殿詔

報于謹詔

于謹為三老詔

蘇綽

為周太祖作六條詔書

庾信

賀平鄴都表

北齊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隋文帝

文帝

辭封禪詔

正樂詔

與元諧勅

賜高麗王湯璽書

牛弘

請開獻書之路表

李諤

論文體書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八

李暉于諸詔

蕭開勳善文劄表

牛師

顯高麗王馬璽書詔書

庚與示諸條

五樂譜都表

韓桂顯請王事請門襲封表

隋文帝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八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北齊

拓跋氏衰爾朱擅命高歡援立孝武君臣復

相猜貳遂逼孝武入關更立孝靜帝歡子太

原公洋受禪國號曰齊傳六世自文宣帝至幼主承光元年凡二十九年

邢邵字子才河間鄆人文雅有才思仕魏

歷衛將軍國子祭酒入齊授特進

請建明堂太學疏魏書通鑑皆載此疏乃孝明皇帝時李崇建言北齊書北史邢邵傳皆以為楊愔與魏收及邵奏請置學及修立明堂有靈太后答令曰

語華意質非僅盤
悅之工

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
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別議經始按
邵傳永安初遷中書侍郎爾朱兆入洛與
情避地嵩高普泰中始復官於朝情傳未
安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年纔十八時靈太
后已被害矣邵文筆甚美少時卽爲洛中
貴人作表當是李崇屬邵具稿而史
誤載也今定爲邵作而姑闕疑云

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
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
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
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
黔首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

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
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
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
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
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
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
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磚
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
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

臣熙曰典實高
華亦復風姿掩
映自從經術中
來不徒賞其流
麗

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
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
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
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
祿如是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
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
哉兔絲不可以供織燕麥不可以爲糧南箕北斗
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皆謂有名無實也昔劉
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教天下夫禮樂
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

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
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
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
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
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鑄琢之勞及諸事役
非急者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肅宗明皇帝卽位
胡太后臨朝稱制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
作石窟寺於伊闕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
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
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速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

度策梁事如符契
悉合而文筆雅健

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
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杜弼

字輔立中山曲陽人仕魏為衛將軍封定陽縣侯齊受禪封長安縣伯除膠州刺史

為東魏移梁朝檄

寒山之敗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

朔鳳棄城走魏使軍司弼作檄

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

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

元首謂東魏主上宰謂高歡

遂解繫南

冠

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南冠而縶

喻以好睦

大同三年梁初與東魏通和好呼

到翻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

景暨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

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

謂侯景先降西魏也分扶問翻

豈曰無恩

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

謂侯景不見容於西魏也

以金陵逋逃之藪

江南流寓之地甘辭

卑禮進孰圖身

進軟孰之辭於梁以為容身之圖孰古孰字

詭言浮說抑

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

連結姦惡斷絕隣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

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

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

左傳吳敗齊於艾陵越子勾踐乘虛伐吳獲其太子遂入

致堂胡寅曰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輕納侯景遣將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晉乎又况杜弼檄文指陳闕失雖涉詬詈而事理可推梁武若能虛心平氣反躬自責盡革弊政脩明軍紀選授將帥固江淮之險以堅守則雖侯景前驅高

澄繼至猶不足慮而智不及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與不然何其迷也

吳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史記韓上黨守以十七邑入趙趙受之秦破趙

長平遂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

利軼徒結翻又音逸擁當作是以援枹乘麾之將拔

距投石之士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而能拔取之投石者以石投人皆言其勇

也援於元含怒作色如赴私讐彼連營擁眾依山

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蝓蟥之甲螳螂有斧蟲也兗人謂之拒斧蝓蟥蝓蝓

也翼在甲下故以喻甲言當窮轍以待輪古語螳螂怒臂以當

車轍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纔交塵埃且接已亡戟棄

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左傳晉楚戰於邲晉中軍與下軍爭

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晉伐齊齊師夜遁殖綽郭同

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衿其鳩翻

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疆弱不等獲一人而失

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窞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

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

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

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

以利器誨之以謾藏老子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使易慢藏誨盜藏狙浪翻

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功推吐摧枯朽雷翻

禹備方岳貢曰詳此檄意非必便謂景能為禍梁室但以反覆之人容養非易欲使南朝自生猜防離間為二耳不悟後日乃同著蔡

臣德宜曰天下之惡一也梁納侯景昧於斯義自詒伊戚檄中開明事機洞如燭照非徒聲罪實為忠告

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眾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疆其兩翻很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晉書蘇峻傳吾寧山頭望廷尉自據淮南亦欲稱帝史記黥布不能廷尉望山頭帝但恐楚國亡援禍延林木淮南子楚王亡其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風俗通有池仲魚城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

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盪舟稱力

國語晉平公射鷄不

死使豎襄搏之鷄雀也論語盪舟

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

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

用舍乖方謂免周捨責顧琛用朱异

廢立失所謂不立世適孫乃立太子綱也

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

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

螫音釋治直之翻

災異降於

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

且至

易履霜堅冰至

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

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豐起腹心彊弩衝城長

戈指闕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虛

史記趙武靈王為肥義所圍探雀殼

臣正治曰熊蹯
崔穀之言遂成
左識梁武聽信
朱异盡以此為
鍼砭乎

食之。○藏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左傳楚世子商

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乃縊。○蹯音煩。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鷓蚌相持。

我乘其弊。戰國策蚌方出曝而鷓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禽之。

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漢光武二十八

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孫子善戰人之勢如為破竹

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

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三國志孫皓傳青蓋入洛陽漢

曰昔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將生荆棘露霑衣也。但恐革

車之所輔轆輔力刃翻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

折竹箭以此摧殘。杞梓竹箭東南嘉若吳之王孫蜀

之公子。晉左思設為東吳王孫歸欵軍門委命下吏。

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三國志孫秀自吳

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北周

宇文泰收賀拔岳之眾誅侯莫陳悅奉魏孝

武帝西都長安遂破高歡傳子覺受禪是為

至靜帝大定元年凡二十五年

武帝諱邕姓宇文氏武川人

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漢武故事元光元年天星大

息事寧人恤民之善經治理之要道

停徵發詔

建德元年

北周 停徵發詔 毀露寢殿詔

七

仁音琅琅可以感

文既莊雅氣亦淵
茂不事雕琢而渾
噩之致見乎尺幅
中此後代詔令之

最近於文景者

詞意萬摯隆禮勳
舊猶有盛世之風

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左傳昭八年石言於晉魏榆
有非言之故知為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政欲安安在
物而言息役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
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
恭已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
阜稱朕意焉

毀露寢諸殿詔

建德六年

朕欽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
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厦高

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專任大家宰晉公宇文護制度有違正
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彫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
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
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
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
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

報于謹詔

謹遷太傅大宗伯保定二年
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詔報

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
強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為舟楫弘濟

敦行古典得憲老
乞言之遺意

水心葉適曰謹
從橫亂世中墜
典偶與曠官承
乏苟應其名然
後世之效法先
王未嘗不如此

於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恧焉公
若更執謙冲有司宜斷啓

于謹為三老詔

保定三年帝幸太學以
謹為三老而問道焉

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弟置之仁壽是以古先
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
茲南面何敢遺此黃髮不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
德純固為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為三老有
司具禮擇日以聞

蘇綽

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周太祖
召為行臺郎中加衛將軍光祿大夫進爵

為伯後拜大行臺度支
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為周太祖作六條詔書

周太祖宇文泰為魏
丞相欲革易時政為

疆國富民之法綽贊成其事并置屯田以
資軍國又為詔書奏行之。一治心身二
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
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

治平之理此六條
足以盡之要當以
力行為亟亟耳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
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
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
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已心心
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

臣廷敬曰論治而推本身心似有得於經學當是時知留意於此識畧固自絕人
臣乾學曰以治身為治人之本以躬行為教化之基從來言吏治者所未及綽仕霸朝舍兵食富強之謀而出於此可謂高人一等矣文氣踈達絕無雕飾實足超軼六朝

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利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是以

此以王道立說有古儒者氣象

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魏正光四年破六韓拔陵反至此且二十年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

中興始爾

孝武帝入關是為西魏

大難未弭加之師旅因之

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
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
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
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
以朴素使百姓亶亶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
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
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
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

重農務本乃王政
之大端措置處亦
井然明悉

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

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
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
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
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
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氓者冥
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
至歲首必戒勅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
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

臣英曰田里牧
畜生業之本故
桑麻雞豚王政
所先有司勸課
正不當以瑣細
為煩

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
併功。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
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
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宰之教也。夫
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
三時者。農之要月也。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若
不務省事。令人廢農。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
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
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

天之生才自足供
一代之用豈有借
才於異代此自是
千古名言

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
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
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
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
矣。詩商頌
玄鳥篇
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
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
則安。失賢則亂。此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
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

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
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
者乃先臣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
之末材不廢信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
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
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
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
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
以充衰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常不限資蔭唯在得

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
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
之侑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
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
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
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爲亂也何致化
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
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
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聿興

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

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

已成不用而先達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况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

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賢與不肖，別矣。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特

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

以五聽。

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參

天地之大德曰生，重物之生所以奉若天道，故矜慎刑獄，是治天下第一義也。

臣士奇曰六條
詔書堂堂王道
玩其辭理實根
抵於賈生而又
湛深於經術故
當時多以諸葛
孔明王景略稱

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
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
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
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
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
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
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
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
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

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
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
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
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
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
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
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
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
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

此言征稅亦救時之務以上六條當

時令百官誦習牧守令長非通此者不得居官蓋重其言而用之如此

刑戮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周禮司刺掌三宥之法以贊司寇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賞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

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之謂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絰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絰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

臣杜訥曰六事皆經國大猷而先之以治心可謂提綱挈領立言悉本王道更見所學之醇

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泰甚重之。嘗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不得居官。

庾信

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初仕梁。與徐陵並為妙撰學士。歷官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聘

於周。遂畱不遣。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

賀平鄴都表

周書文帝紀。魏孝武帝末。熙三年。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

見為主。徙都於鄴。武帝紀。建德五年。帝率六軍趣鄴。六年。帝至鄴。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

臣某言。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卽有七十二代。龍圖龜

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

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

志。其揆一矣。

史記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按薛應旂甲子會紀。起黃帝八年甲子。至後周武帝建德六年丁酉。通計得三千二百七十四年。周易。剡木爲弧。剡木爲矢。伏惟皇帝

警言麗中自有典則

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帝王世紀黃帝得力

牧於大澤進以為將容成作曆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偽抱圖

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蕭何傳沛公至咸陽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左

傳楚子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壁造於中軍史記秦王子嬰繫頸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

掃蕩漢書陳湯傳報十年之逋誅昔周王鮪水之師尚勞再駕呂氏春秋武王伐殷至鮪水陳琳為軒轅曹洪與魏文帝書盟津有再駕之役

臣廷敬曰華整之製獨饒風骨在彼體中自是單行宜為世所稱也

上谷之戰猶須九伐史記蚩尤作亂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未有一朝

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晉書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

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禮記疏殷末諸侯千二百晉書地理志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東海之

中吳越一星麟洲小水喻陳國也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咸康

晉成帝年號建武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後漢光武年號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初學記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周禮注六樂雲門大咸大韶

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與。左傳夏啓

有鈞臺之享，尚書武王伐紂，陳師商郊。當今鹿臺已散，傾宮已遣，兵藏

武庫，馬入華山。尚書散鹿臺之財，後漢書周舉傳，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周書建德五年

平齊，帝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女二千

人，班賜將士，禮記武王克殷，歸馬於華山之陽，築武

庫藏五兵。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

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侯，置

於交河之北。漢武帝立都尉居侯官，地理志日南郡

有比景縣，西域車師前王居交河城。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

差無慙德。尚書肆覲東后，莊子注，冥海也，何妥詩，衢壇聽九成，鮑昭河清頌序，琬碑，瓊檢，盛典

蕪而不治。孟康曰：王者告成功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玉函，金泥玉檢之封焉。臣忝竊榮幸。

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踊躍

之至。謹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聞。蒞政東藩，蓋時為洛州刺史，後

漢書劉陶疏，武旅有鳧藻之士，蔡邕獨斷，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為諸侯稱臣於朝，皆曰陪臣。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請門襲封，謂門中支子並聽承

襲也。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

敖祭醑無聞，有傷良相。女叔齊，侑嗣乏絕，實貶賢臣。

孫叔敖，即薦敖。楚令尹，女叔齊，即司馬侯。晉大夫也。二人皆有後，此特借其事而反用之也。女音汝。

以典核之辭，抒懃
側之悃，無嫌其為
駢儷也。

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襲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旦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脩享祀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襜褕之衣先除其國淮南厲王長從文帝入苑獵與上常同輦後歸國益恣遂謀反事覺丞相奏長當棄市制曰赦長死罪廢勿王武安侯田蚡薨子恬嗣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

臣乾學曰旁枝
紹封本漢法也
推明古義以補
典章之闕而令
封疆之臣有所
激勸關於世道
不小矣

於蕃屏為約事在世功漢以山河為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尚有殷及王兄終弟及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等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禹之正脩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漢建武封鄧禹高密侯禹薨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襲為昌安珍為夷安和帝時珍子良襲封無嗣紹封良弟康為夷安侯平陽侯曹參玄孫宗有罪完為城愚謂且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子本始為平陽侯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為厲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或夢伯有曰王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

謙冲非由矯飾無須辭費

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卒國人大懼子產立良止以撫之乃止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之厲良止伯若敖之鬼其無餒而左傳子文曰若敖幽有子也顯對揚人神咫尺

隋

楊堅藉后父之勢值天元暴虐靜帝幼冲未能聽政鄭譯劉昉矯詔引堅入總朝政殺趙王招

越王盛遂移國祚國號曰隋傳三世自文帝至恭帝皇泰二年凡三十八年

文帝諱堅姓楊氏周天元皇后之父廟號高祖

辭封禪詔

開皇九年師入建業獲陳主叔寶獻俘太廟羣臣咸請封禪詔不許

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

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後

言及封禪宜即禁絕

正樂詔

開皇十四年

在昔聖人作樂崇德移風易俗於斯為大自晉氏播

遷兵戈不息雅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

正賴上天鑒臨明神降福拯茲塗炭安息蒼生天下

大同歸於治理遺文舊物皆為國有比命所司總令

研究正樂雅聲詳考以訖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人間

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浮宕不歸遂以

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

聖王制作之精意此雖未能詳盡然其識議亦有可擇

伯厚王應麟曰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寶常之先見不逮房

語不多而有令音
亦耀德不觀兵之
意也

曉示遠人必如此
朗暢始可悉其情
事文亦質實

與元諧勅

吐谷渾寇涼州諧為行軍元帥擊之帝勅諧

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
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
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

賜高麗王湯璽書

開皇初高麗王湯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

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

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
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
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名在高

麗固禁契丹

契丹國名在北靺鞨西北

諸藩頓顙為我臣妾忿善

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
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
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
為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
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
見有何陰德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
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
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

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政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義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

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戒勅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悖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又安人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懃曉示許

此表有功經籍不在王儉阮孝緒下也

王自新耳宜副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立

襲爵遼東郡公

王不牛弘

字里仁安定鶡觚人吏部尚書右光祿大夫封奇章公

請開獻書之路表

開皇初授弘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

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

水心葉遠曰牛弘淺而不俗柔而不弱治世之中品耳若言書五厄則前蓋未

讐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

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

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

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

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

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

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

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

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按文獻通考魏氏代漢采掇遺

東漢黃震曰牛
弘終始無累

中品平言
而不說世
水公業對曰

耕道尹起莘曰
自漢成河平三
年求遺書至元
魏再見於是三
見

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監鄭默始制中經。晉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內中也屬劉石馮陵。劉淵石勒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一輯略二六藝略三諸子略四詩賦略五兵書略六術數略七方技略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

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

不獨文教有裨亦
可使頽風歸厚

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
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
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
觀閣斯積帝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
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李諤

字士恢趙郡
人通州刺史

論文體書

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述
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
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
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

禹脩方岳貢曰
文帝不嫺篇章
故喜質素諤之
此疏蓋亦投時
之言

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
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
教漸落魏之三祖武帝文帝
明帝更尚文詞忽君臣之大道
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
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矜吟咏遂復
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
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
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
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律歷志日有六甲謂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

甲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
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未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
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
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
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
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
志道依仁不得引領縉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照
天下公私文案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
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

臣廷敬曰文至
六季浮靡甚矣
諤為此論固類
瀾之砥柱而偽
體之藥石也

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
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
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
擯落私門不相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
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
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叅憲
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
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帝以諤所奏頒示天下
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
弊

其
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
至如
賦對
帝以
示天

賦對
帝以
示天

賦對
帝以
示天

賦對
帝以
示天

賦對
帝以
示天

賦對
帝以
示天

賦對
帝以
示天

賦對
帝以
示天

賦對
帝以
示天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八

終

賦對
帝以
示天

古文淵源卷之三十八

